

蒙古国戈壁沙漠地区的契丹系文化遗存

白石典之¹ 著 王达来² 译

(1.日本新潟大学人文学部 2.日本龙谷大学)

关键词:蒙古国 戈壁 沙漠 契丹 考古学文化

KEYWORDS: Mongolia; Gobi; Desert; Khitan;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BSTRACT: The sites and relics that have typical Khita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are defined as “Khitan Culture” in this paper. The remains unearthed together with the ceramics and metal products of Khitan are dated back to “Khitan Period”. The reference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Khitan are so rare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trace the history of Khitan. In this way, we want to use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for a breakthrough. The Khitan Culture sites of Gobi desert area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territory of China and Mongolia. And basically, sites in Mongolia have detailed reports.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ancient sites of Mongolia, such as Baga gazryn chuluu site, Khunkhuree site, Zuunburen tomb, Dugui tsakhir cave tomb and the stone tablet of Bureenii oboo, etc.

本文拟从考古学的角度考察契丹时期戈壁沙漠地区的古文化遗存。其实,被称之为不毛之地的荒漠戈壁里存在很多契丹同时期的遗址。在戈壁沙漠这样极度干燥的自然环境下,木制品、皮革制品及木乃伊等有机物在墓葬里较好地被保存下来。同样,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一、戈壁沙漠地区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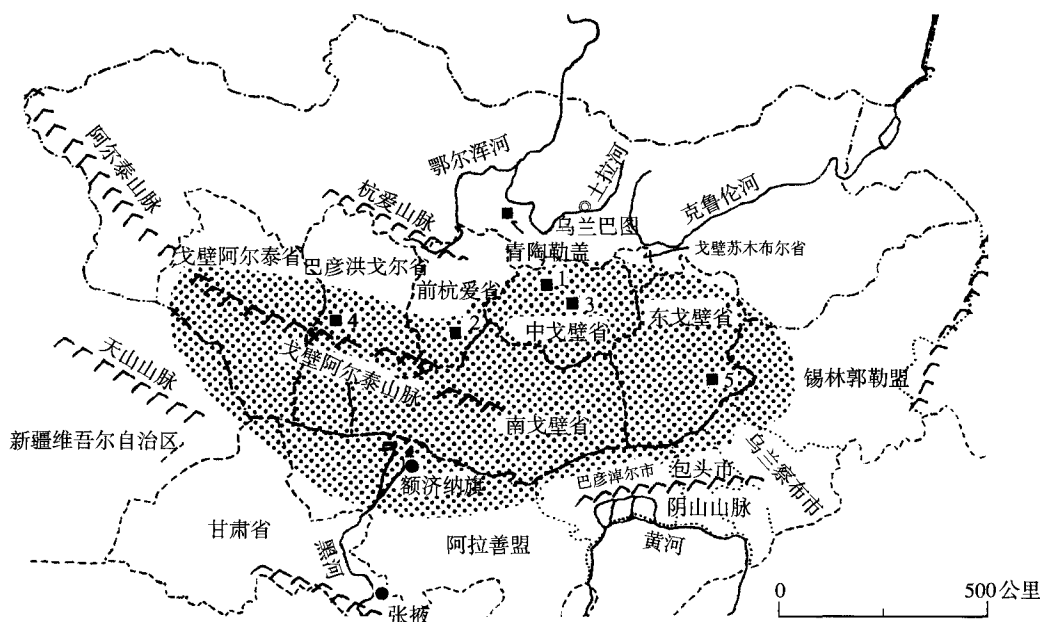
“触目所及,唯有土砂、岩石、河道里的沙砾和干涸无水的河床,煞是一派荒凉景象。举目望不到人烟,所能看见的只有那偶尔逡来这片旷野上寻觅水源的羚羊”。(引自中岛敦《李陵》新潮文库)

自司马迁著《史记》以来,戈壁沙漠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天然屏障出现于中国历史。日本人对戈壁沙漠的印象应是在此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吧!

戈壁沙漠,指中国北部至蒙古国南部的沙砾地带。“戈壁”一词在蒙古语里是“地表被沙砾覆盖的不毛之地”的意思。其实“戈壁沙漠”一词是重叠的,不提倡作为学术名词来使用,但在日本这一称呼早已成为惯用名词,所以本文也遵照惯例使用“戈壁沙漠”。

戈壁沙漠,东西长约1500公里(东经95度至东经114度),南北宽约600公里(北纬41度至北纬46度),背靠杭爱山脉,阿尔泰山脉从中部向西延伸,西南有天山山脉,南面有阴山山脉,海拔高度在1000米以上。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看,戈壁沙漠包括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部、甘肃省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蒙古国的戈壁阿尔泰省东部、巴彦洪戈尔省南部、前杭爱省南部、中戈壁省、南戈壁省、戈壁



图一 戈壁沙漠地区契丹文化遗存分布图

- 1.巴戈嘎扎尔朝鲁遗址 2.孔古烈遗址 3.察布伦山墓地
4.杜贵察黑尔墓 5.布烈尼敦包石碑

(注:此图由译者在原图基础上作成)

苏木布尔省及东戈壁省(图一)。

戈壁沙漠地区年平均降雨量不超过100毫米,极度干燥。经实地考察发现,大部分是碎石和岩屑,但戈壁沙漠里的绿洲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像阿尔泰山脉这样海拔超过3000米级别的高山,常年被白雪覆盖,到夏天高山上的积雪融化后顺着山坡流淌,然后变成河流,而河水流经沙漠便有了绿洲。不难想象,古人在绿洲附近营建家园蓄养牲畜。有学者曾根据湖水的扩大缩小以及动植物遗存的分析得出,在全新世时期,即使气候有所变动戈壁沙漠地区依然气候干燥,植被没有太大的变化^①。据此推测,本文拟探讨的10-12世纪的景观与现在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通过对绿洲的考察发现,这里的人类活动痕迹可追溯到石器时代。当时绿洲已成为古人伏击为寻觅水源而来的动物的绝佳场地。在这里还发现了农耕及聚落遗迹。因寻找绿洲,人们聚集到这里,绿洲变成了人们交流的舞台。匈奴人在此修建过城池,以戈壁沙漠为界与南面的汉族相对

峙,时战时和。我们认为,戈壁沙漠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也许是个美丽的错误吧!

当然,在这里也能够确认契丹人统治时期的人类生活遗迹。还原戈壁沙漠是笔者的课题,把当时的戈壁沙漠情况介绍给大家是笔者的荣幸。

二、契丹统治时期的戈壁沙漠地区

迄今为止,对契丹统治时期的戈壁沙漠情况还没有摸清,甚至契丹人对蒙古高原的实际控制领域达到哪里,都还没有得到确认。不过,大体情况还是能够捋清的。九世纪中叶,盛极一时的回鹘汗国灭亡后,阻卜(鞑靼)人成了蒙古高原的新主人。自924年耶律阿保机亲征外蒙古大破阻卜以来,阻卜势力日渐衰退。1004年,契丹在阻卜旧地置镇州建安军,以此为军事基地加强了对外蒙古的统治。学术界推测其治在土拉河南岸的青陶勒盖古城^②。

因此,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整个蒙古高原

已在契丹统治之下了。特别是综述类书籍和历史资料集将戈壁沙漠在内的整个蒙古高原作为契丹版图来出版发行,尤其是中国学者有此倾向。真是这样的吗?值得推敲!

目前,研究契丹史主要还是参考《辽史》,阻卜是以契丹统治下的游牧部族被写进《辽史》的。这样容易产生阻卜以外的其他活跃在蒙古高原的部族也在契丹势力范围内的误解,把契丹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来研究的中国学者更容易走入这个误区。在对契丹史的解释上有太多的误解或夸张。

诚然,在某一时期,阻卜及蒙古高原的其他部族曾在契丹的军事统治范围内。笔者重新查阅史料后发现,契丹曾经在外蒙古中东部的土拉河及克鲁伦河沿岸建造过叫做“边防城”的军事基地,还配置了屯田兵。但这些不过是点和线的概念,在蒙古高原的其它大部分草原和戈壁地带还没有找到被契丹统治过的证据。

近年的文献研究已经弄清楚蒙古高原中部的情况了。以阻卜为核心的“九姓塔塔儿”政权曾一统蒙古高原,并与中亚各国有过频繁的交流^③。

毋庸置疑,当时人类在戈壁沙漠留下了生活的痕迹。918年,横断戈壁沙漠的北宋人王延德在他的旅行记《使高昌记》里介绍了沿途的见闻和风土人情,其中就提到过戈壁沙漠。他写到,鞑靼(阻卜)人穿着锦绣衣裳,用着金银器,酿造马奶酒,他们居住在戈壁沙漠的北部,即现在蒙古国的南戈壁省一带,与契丹接壤。这说明在戈壁沙漠中部鞑靼和契丹有着分界线,当然这是10世纪后期的事情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分界线也在不断地变化着,该地区也许归属过契丹。这种变化揭示了当时蒙古高原处于紧张状态。把戈壁沙漠整体归入契丹的版图来解释,会给史实蒙上一层阴云的。

契丹国的势力远及戈壁沙漠,与阻卜等当地

势力时战时和,并且有着物质文化的交流。本文从中立的角度出发,把这一时期的文化称为“契丹同时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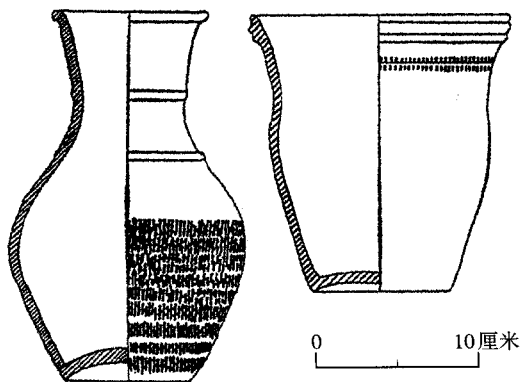
三、契丹系文化

由于可参考的文献史料稀少,还原戈壁沙漠地区契丹同时期的历史真相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本文从考古资料入手寻求突破。

出土与契丹国所用陶瓷器和金属制品相同的遗迹或遗物,其年代可以理解为与契丹同期。它的使用者是否属于契丹尚难断言,也许是反契丹势力的战利品或者是从贸易中得来的,因此不能以此来判断其年代。本文把带有浓厚契丹文化特征的遗迹或遗物作为“契丹系文化”来探讨。

那么,根据什么来判断“契丹系文化”呢。通过科学发掘得到的资料及其分析得出的结果是最理想的。即便做不到细致的考古学研究,也能够大体判断出是否与契丹同期。陶器的更新换代相对比较快,所以用陶器来判断年代是比较准确的。

受北宋的影响契丹的窑业也很发达,能生产出契丹独有的瓷器—“辽瓷”。本文主要观察灰陶器具。这种陶器轮制而成,无釉,很像我国(日本)的“须惠器”,呈青灰色,质地致密坚硬,多凹底或圈足,器型有壶、瓮、盆等(图二)。



图二 契丹时期的灰色陶器

(引自白劲松:《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古墓清理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2期)



图三 笔者模拟的契丹时期灰陶压印纹

这种灰色陶器上面大多有压印纹(日本称櫛目文或篦点文),是在尚未干透的器表上用木制筒形齿轮状工具旋转压印出来的^④(图三)。这种压印纹从南北朝时期一直持续到十三世纪。根据这种压印纹并结合器底特征,可在一定程度上区分出是否与契丹同期。

四、戈壁沙漠地区契丹时期的遗存

戈壁沙漠地区契丹系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在中蒙两国境内。出有详细报告的遗址基本都在蒙古国,所以本文主要介绍蒙古国境内的典型遗址。

1. 巴戈嘎扎尔朝鲁遗址(图一,1)

中戈壁省阿达察格县南部的巴戈嘎扎尔朝鲁山南山脚下分布着从旧石器时代到近代各个时期的遗迹和遗物^⑤。这里也是以奇石闻名的旅游胜地。山体挡住了呼啸的北风,有了天然屏障,这里自然成了绝好的居住地。在这里笔者曾采集到许多具有契丹系文化特征的压印纹灰色陶器。巴戈嘎扎尔朝鲁遗址是契丹同时期遗存中规模较大的,虽然在这里已经发现了墓群,但是否存在同时期的生活遗迹尚有待进一步调查。

通过研究,我们了解到当时生活在戈壁沙漠里的人们生活片段。美国耶鲁大学 Honeychurch 教授对中戈壁省至东戈壁省的广阔地区做过调查。他说这一地区地形类似的山脚下都能够采集

到所谓契丹同时期的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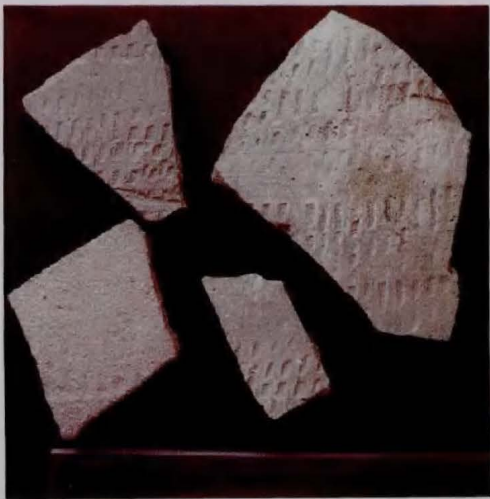
2. 孔古烈遗址(图一,2)

该遗址位于前杭爱省包格德县,沙漠里有很多小溪,在其周边发现过从石器时代到清代各个时期的遗址。备受学术界所关注的孔古烈遗址得名于蒙古帝国时期的屯田基地——“孔古烈仓”。笔者调查发现,在遗址内的一处地表上散布着许多契丹同时期的灰色陶器^⑥。

鄂尔浑河谷地是多数游牧政权的根据地,他们进攻中原地区时往往把额济纳(现在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当做前沿阵地。孔古烈遗址位于连接鄂尔浑河谷地与额济纳的南北道中部,而横断沙漠绿洲的东西道正好也交汇于此地。所以孔古烈遗址所在地成为古代交通要冲。

据《辽史》记载,契丹曾两次攻打甘州(现在的甘肃省张掖市)。第一次是在924年(辽天赞三年),从鄂尔浑河谷地出发,穿越戈壁沙漠到达甘州。第二次是在1026年(辽太平六年),进攻由设在蒙古高原中部的西北路招讨使来完成。从鄂尔浑河谷地出发,经由孔古烈到达额济纳,然后沿着黑河直奔甘州,这样既安全且路程短。

在孔古烈遗址出土过压印纹灰色陶器(图四)。这些陶器是否属于《辽史》里记载的契丹军所留下来的遗物,尚待进一步调查考证。



图四 孔古烈遗址出土的灰陶残片

3. 察布伦山墓地(图一, 3)

1951年, 蒙古国科学院的赫·普尔莱先生在中戈壁省曼德勒戈壁市近郊的察布伦山发掘了2座墓葬。虽然墓已被盗, 但出土了唐宋钱币和绿釉陶片等重要文物。赫·普尔莱先生根据砖瓦等建筑构件并结合出土文物的特征推测墓葬年代在11世纪^⑦。此墓出土的绿釉陶片和内蒙古敖汉旗克力代东大山出土的辽代绿釉凤首瓶^⑧的颈部类似, 由此推测该墓与契丹同期。

值得注意的是, 墓葬顶部有类似祠堂的建筑物。虽然破坏比较严重, 但能够辨认出瓦当屋顶和砖砌墙壁等建筑特征。因笔者知识有限, 在内蒙古地区只知契丹皇族陵园内有灵庙, 未闻墓顶有祠堂之类建筑物的墓葬。下面再介绍一处蒙古国的类似遗址。

2006年, 中蒙联合考古队发掘了乌布尔哈布其勒山谷三号四方形遗址^⑨。其中1号墓不仅墓室有唐代风格, 而且在墓顶有祠堂(享堂)。因此, 原报告认为墓葬是九世纪回鹘人的。

笔者认为, 受回鹘等先进文化影响的察布伦山墓地与契丹同期。若更加大胆推测的话, 墓主不是契丹人, 而是阻卜等当地权贵。

4. 杜贵察黑尔墓(图一, 4)

此墓位于巴彦洪戈尔省巴彦查干县的杜贵察黑尔岩山里, 不是埋葬在巨大岩石背阴处, 而是直接把遗体 and 随葬品放在山洞里的。2005年, 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调查发现两具成人男性和一具

儿童的木乃伊^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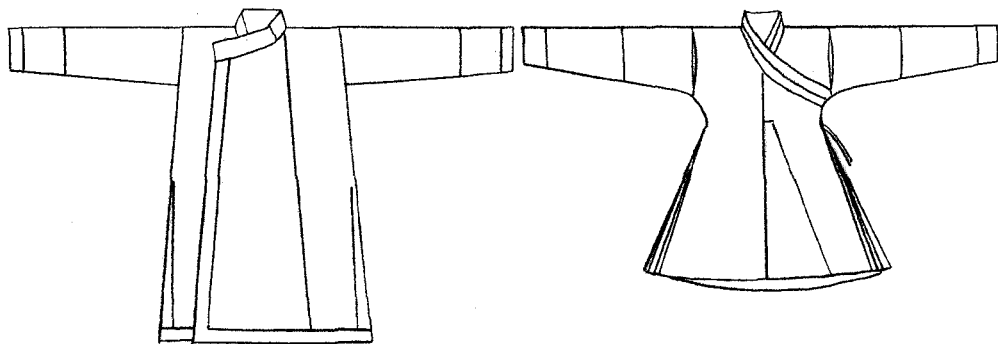
从男性木乃伊提取试样做C¹⁴年代测试, 结果显示其年代为10-12世纪, 与契丹同时期, 墓主人恰好生活在戈壁沙漠里。

美国专家对一具被命名为杜贵1号的遗体做了详细分析后得出: 其男性年龄大约在30-35岁, 身高大约在168-172cm, 死前一年吃的是肉和C3植物(草原常见的植物)或者只吃了食用C3植物的动物的肉, 残留的毛发告诉我们墓主人生前是髡发。前面的研究结果显示, 墓主人生前健康状况良好。墓主人生前也许被卷入一场厮杀, 这体现在脖子上有被刀砍伤的痕迹, 还有面部被殴打后留在右眼的伤痕上。

在遗体周围发现木制马鞍、马镫及弓弭, 用牛角制成的木制弯弓、白桦皮箭筒、木碗、毡帽、皮制长靴, 还有保存状态良好的衣服等。

衣服, 包括残片发现多件, 但是完整的只有用毛毡做的外套和丝制的上衣(图五)。外套身长124厘米, 下摆宽90厘米, 肩宽75厘米, V字形开领, 右衽。虽然没有发现腰带, 但很有可能系在外套的腰部上。除了领子的结构有些差异以外, 与现在的蒙古袍很相似。丝制上衣长112.5厘米, 下摆宽95厘米, V字形开领, 左衽, 穿着时把缝在腰部的两条带子系在左边。

原报告指出, 通过对比能够找出此墓出土的文物和契丹时期壁画里描绘的衣服及日用品的许多共同点。此墓在文化特征上包括灰色陶器在



图五 杜贵察黑尔墓出土的毡制外套(左)和丝制上衣(右)
(笔者根据У.Эрдэнэбат, Ч.Амартүвшин的报告制作, 比例不同)

内,从多方面受到了契丹系文化的影响。这些资料,生动地讲述了900年前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人们生活片段。

5.布烈尼敖包石碑(图一,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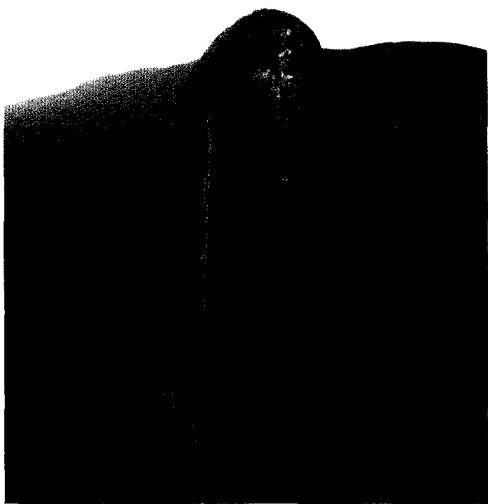
2010年,日蒙联合学术调查团在东戈壁省额尔德尼县发现契丹大字石碑并发表了详细的报告^⑩。本文参考松川节的报告,从考古学角度阐述己见。

石碑立在砂砾中的小山丘上,石碑为一块高230厘米,宽54厘米,厚30厘米的花岗岩。在东南面阴刻七行约150字的契丹大字,当时能够解读的只有数字和年号,因破损比较严重即使做拓片也难辨认。碑文开头九个字解读为“清宁四年八月一日”,“清宁”是辽道宗的年号,“清宁四年”即1058年。

笔者对碑体更感兴趣,碑体上部有雕刻痕迹看似人的双肩,当地老者告诉我们是“石人”,但没发现头部。

石人即石像,有站姿、坐姿,形态各异。在蒙古高原,青铜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和突厥时期(6—8世纪)盛行过这种石像。青铜时代的被称作“鹿石”,在自然形成的石头上用浅线条刻画出耳、鼻、眼、口等,简略雕刻肩部。与此相反,突厥时期的石像虽然有刻意强调头部的倾向,但是石材加工比前者精细,能够轻易地辨认出是人像。这些石像不仅把耳、鼻、眼、口等面目轮廓雕刻得很细致,甚至把人的肩部、胡子等细微部分处理得也相当好。有的石像把衣服、腰带和装饰品也刻画得很完美,做为物像写实性很强。因此,布烈尼敖包石碑的年代应属青铜时代,但也不能排除在契丹同时期利用青铜时代鹿石上刻字的可能性。

再介绍一例石人像,即以克鲁伦河流域为中心的蒙古国东部契丹同时期的墓葬^⑪。此墓被边长3—5米的石圈所包围,石像就立在石圈东侧(图六)。如果只看这些,会误认为是突厥时期的墓



图六 契丹同时期的石人(笔者拍摄于克鲁伦河上)

葬。此墓出土了压印纹灰色陶器,属契丹系文化,墓葬形制又有突厥遗风,当地部族墓葬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里的石人也是在自然形成的石头上用浅线条刻画出耳、鼻、眼、口等面部轮廓,简单粗略刻画肩部,很像布烈尼敖包石碑。但是目前所发现的石人高一般都在1米左右,与布烈尼敖包石碑相比则小很多,是值得关注的。

这些石人是对青铜时代鹿石的再利用,还是在契丹同时期制作的,尚难给出准确答案。假如是契丹同时期制作的,立碑者很可能是当地部族。弄清石人的由来,不仅能解决碑文,甚至立碑者的出身谱系等问题也能迎刃而解,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五、结 语

本文对“荒无人烟”、“不毛之地”的戈壁沙漠契丹系文化遗存做了一次梳理,主要介绍了调查研究相对较多的戈壁沙漠边缘地区。近几年,像

南戈壁省这样位于戈壁沙漠的中部地区也开始受到重视,并且有了一定程度的调查和研究。这种极度干燥的气候不同于其它地区湿润气候,使得布、皮革制品以外遗体也都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相互碰撞与融合孕育出了戈壁沙漠独有的风土文化。

由于戈壁沙漠的契丹时期遗存较少,本文只能介绍这些,若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些知识和启发将是对笔者的认可。今后,笔者将继续关注戈壁沙漠的研究动向。

注 释

- ① Fairservis, W.A. Archaeology of the Southern Gobi Mongolia.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93.
- ② Х.Пэрлээ. Монгол ард улсын эрт, дундад үеийн хот суурины товчоон. УБ., 1961 он
- ③ 白玉冬:《十世紀から十一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国」》,《东洋学报》(第93卷第1号),2011年。
- ④ 白杵勲:《契丹の地域土器生産》,《人文学会纪要》(第91号),札幌学院大学,2012年。

- ⑤ Ч.Амартүвшин, В.Ханичёрч. Дунд говь Аймагт хийсэ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алгаа: Бага Газрын Чулуу. УБ., 2010 он
- ⑥ 白石典之、相马秀广、加藤雄三、A.Enkhtor:《モンゴル国フンフレ——遗迹群の調査とその意义》,《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第33卷第4号),2009年。
- ⑦ Х.Пэрлээ. Эрдэм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бүтээлийн эмхэтгэл. УБ., 2001 он
- ⑧ 佟柱臣:《中国辽瓷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 ⑨ 塔拉、恩和图布信:《蒙古国浩腾特苏木乌布尔哈布其勒三号四方形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
- ⑩ У.Эрдэнэбат, Ч.Амартүвшин. Дугуй чахирын хадны оршуулга. УБ., 2010 он
- ⑪ 松川节:《プレーニイ・オボー契丹大字碑文(モンゴル国)の発見》,《辽金西夏史研究会ニュースレター》(第4号),辽金西夏史研究会,2012年。
- ⑫ 白石典之:《チンギス = カンの考古学》,同成社,2001年。

责任编辑:包文胜